

May Young 博士，《以色列古代近东邻国哀歌比较》，第二场

这是杨梅博士的第二场讲座，主题是比较以色列古代近东邻国的哀歌。

欢迎回来。在本次讲座中，我想谈谈以色列古代近东邻国哀歌的比较。

因此，本文将比较哀歌，并考察以色列周边的文化，看看我们在圣经中能发现哪些区别。它们有哪些相似之处？我会指出其中的一些；它们有哪些不同之处？最后，我会总结一下我们在不同文化中发现的内容，并探讨一些异同。最后，我还会指出，从这些比较中，我们实际上可以学到什么。

所以，等我们最后思考的时候，我会再说。所以，当我们思考以色列古代近东的邻居时，我们今天要关注谁呢？我们先来看看埃及。我们还会看看迦南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

但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关注的是哀歌，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两大类。一是挽歌。这是一种人们喜欢的葬礼哀歌。

所以，人们哀悼逝去的亲人，这并不是这里的重点。我们更关注的是《诗篇》中祈求的特质，它更多地涉及对神的祈求。

所以，我在这里考察的是，你知道，这些在古代以色列周围的文化中是否为人所知？你知道，他们会祈祷，向他们的神灵祈求帮助吗？我们能从这些古代近东的例子中学到什么？我们在圣经的例子中是否发现了与圣经哀歌不同的特别之处？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埃及哀歌以及埃及哀歌的文本类型。然后，我们再看看迦南哀歌的例子，或者说，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什么？它们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我们会考察一些，你知道，乌加里特语和赫梯语，然后是美索不达米亚语，它有点像苏美尔语和巴比伦语，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类型的文本。所以，再说一次，这只是一个简短的讲座，谈论一些我们将在几个特定文本中看到的一些事情的概括，但我们主要会看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东西。

当我们研究这里的埃及文本时，我们想知道的是，古王国时期和中王国时期的赞美诗和祈祷文并不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各个时期。因此，就我们能找到的与圣经例子相似之处而言，并没有那么多。

但到了新王国时期，我们实际上有更多可比的文本，但它们并不一定像我们在经文中发现的那样。它们不像我们在圣经中发现的哀歌。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元素，这些元素对我们思考这些埃及文本如何反映他们与神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祈祷、恳求和祈求，具有启发意义。

我们发现，即使在第十八王朝，祈祷也大多是赞美诗。它们的特点是过度或描述性的赞美。这很有意思。

所以，这些例子中，不一定有哀叹、祈求、宣告式的赞美或感恩，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并不多。这实际上非常有启发性，也非常有趣。稍后我也会指出这一点。

但旧约学者约翰·沃尔顿观察到，虽然埃及人的祷告充满赞美，但其中并不包含宣告式的赞美或感恩。所以，埃及人的祷告更多是赞美上帝的圣歌，你知道，更多的是它们的本质和概括，而不一定是指祷告者所作的具体个人行为，而这正是你在圣经中看到的。在《诗篇》中，人们很多时候甚至会将哀歌和感恩结合在一起，以宣告式的赞美来表达。

因此，他很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感恩祈祷，只是它不是他们在圣殿敬拜的一部分，他们本可以在更私人的层面上赞美他们的神。但它并没有被记录为正式的圣殿敬拜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也需要记住这一点。

但在他们记载的例子中，我们在这里找不到太多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所以，在第十九王朝，我们确实有一些例子表明，这些祈祷仍然更像赞美诗，但现在包含了更多的祈求。所以你可能在早期的文本中看到，他们没有那么多对神的祈求。

但同样，它们与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哀悼祷文仍然不同。这里的区别，我想指出的是，首先，它们通常以广泛的赞美和祝福开始。所以，这里有很多对神的赞美。

学者阿特玛·阿基尔指出，埃及人很少直接向神灵祈求。所以，他们并非只是带着祈求而来。他们通常会带着赞美、祝福，甚至祈求，最终表达自己的意愿。

尽管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请求，但这些后来才提出。所以，他们最后才解释为什么所有前面的赞美都是必要的。所以，当我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会把它比作，你知道，当你的孩子来找你时，他们会说，哇，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或者，你知道，你看起来真的很好。

在这背后，他们有一个请求。所以，这有点像奉承对方，或者，你知道，父母之类的，以达到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请求。所以，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类请求中，你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

所以，承认罪孽和向神明祈求怜悯的观念也有所不同，这并不常见。这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埃及文字中。所以，如果犯了罪，祈祷者会将自己的过错描述为无知而非罪孽。

所以，在埃及文学中，很少有人寻求神的怜悯或请求宽恕，因为通常的态度通常是完全否认自己犯了罪，这在这里很有意思。比如，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发现，诗篇作者会承认自己的罪，或者以这种方式坦然承认。但在这里，你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这或许与他们看待世界和文化的方式有关。所以，这里的文化层面，也就是他们世界观的背景。我们发现，在埃及宗教中，他们强调“玛阿特”（ma'at）或正义的原则。

因此，这个概念认为，世界通过行为与后果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也称为报应原则。所以，当你思考报应原则时，它基本上就是：行善有善报；作恶有恶报。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这种行为和后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如果玛特（ma'at）或他们对正义的理解不能正常运作，那么混乱就会随之而来。

更具体地说，当我们思考正义、玛阿特、宇宙秩序，以及真理和平衡时，这些就是我们所思考的内容。所以，如果这些不发挥作用，就会出现混乱。因此，埃及人承认错误会破坏他们世界观的平衡，也就是这里的世界。

承认自己的罪孽，就等于承认自己也造成了混乱，而这会带来有害的后果，尤其是在来世，以及他们对来世的看法上。那么，他们究竟贡献了什么呢？你知道，即使就他们的理解而言，在来世，他们的心就像一根羽毛，就像在衡量他们对正义的贡献，还是对混乱的贡献？所以，存在这些差异。但你也要看到，通过这些比较，他们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所以，他们其中之一就是意识到，你知道，他们在这里向谁祈祷。他们在这里向太阳神阿蒙拉祈祷，他们实际上把他视为一位保障玛特的神。所以，在这里，神灵实际上是在保障人间的正义。

所以，在这里，人们可以真正地来到神面前寻求正义。他们可以来请求，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保障者。而法老，在这里，是尘世间正义的保障者。

因此，他的任何敌人也被视为代表混乱或伊斯菲特（isfet）。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对抗法老的人，都是在对抗众神。我们也看到，这一点也反映在经文中。

所以，以色列人的理解是，很多时候他们可以向耶和華禱告，因為耶和華是施行正義的那一位，你知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義也掌握在他手中。詩篇作者可以祈求上帝採取行動，對抗敵人，因為他們最終是在與他作對，與他作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在與敵人作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他們也持有類似的心態。

所以，這只是一些簡短的討論，探討了我們在埃及文獻中看到的一些相似之處和方法。第二類，我指的是迦南人，尤其是烏加里特人的例子。這些例子是基於在烏加里特（Ugarit）青銅時代晚期遺址（或位於現代敘利亞的烏加里特）的發現。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文本很多時候更像是行政管理類的文本或清單。所以它們不一定能與我們在哀歌中發現的內容相提並論。在舊約聖經中，包括詩篇，有一些類似的內容。

但這些大多像敘事詩，而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聖詠或禱文。所以，根據我的研究，有兩篇值得注意的禱文，關於這方面有更詳細的說明。你可以在《牛津詩篇手冊》中找到。

這裡列舉了他們所看到的那些內容。但我們發現，他們的相似之處在於，很多時候都使用了一種共同的詩歌風格，例如平行結構。平行結構在希伯來詩歌中非常常見，它基本上是一種詩歌手法，通過重複、同義詞，有時甚至是反義詞，用兩三行詩句來表達一個想法。

你可以在《箴言書》和《詩篇》中找到這一點。平行體，這種詩歌風格，在烏加里特文獻中也經常出現。它們也有類似的主題。

非常感謝你談到神聖的王權、戰勝仇敵、神聖的旨意以及冥界。詩篇中也涉及一些類似的主题。約翰·黑斯廷斯·巴頓也觀察到一些共同的詞匯。

他在这里列出了我们能看到的百分比，但也注意到有时拼写或缩写形式有所不同。所以，这里有共同的词汇、风格和主题。这些内容与我们在圣经文本中发现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里也存在一些差异。马克·史密斯指出，乌加里特文献中的主题有时并非体现在对死者的虔诚上。所以，这是乌加里特文献中一个普遍的主题。

但我们在圣经经文中不一定能找到这一点。诗篇将以色列人的神描述为永生之神和永生之神。因此，其特征略有不同。

所以，即使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这些经文都与巴力神有关，而且更加强调某种神话意象。我们在《诗篇》中也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意象。

你知道，上帝确实会写云，或者，你知道，其中有一些神话元素。但肯定的是，在其他文本中，它们也更多地以神话元素的形式出现。所以，学者们也强调了这里的体裁，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体裁一样，它们与圣经里的体裁不同。

所以他们的诗歌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有描述性的赞美，赞美神明。他们也有哀叹、誓言和抱怨。

而且它们的分类方式与圣经文本不同。所以无法找到一一对应的比较。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威廉·哈洛观察到，所有这些研究中引用的乌加里特文本既不是赞美诗也不是祷文，因此只能间接地阐明圣经中诗篇的类别。因此，在这里，我们思考的是同一件事，你知道，我们无法进行一对一的比较，但我们仍然可以看看我们这里的内容。最后，以色列文本与其古代近东邻国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之一是，以色列人相信多神论的世界观，而不是圣经的一神论的世界观。

所以，他们的邻居实际上信仰着众多神祇，以及这些神祇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稍后会进一步了解，他们中有些人实际上以这种方式向多少神祇祈求。现在来看看迦南人的例子，以及更多赫梯人的例子，也就是从乌加里特转向更多赫梯人的例子。

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位于现代土耳其的赫梯帝国，这表明当时并没有太多与旧约哀歌相似的例子。但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相似之处或差异。所以，大约公元前17世纪的古王国时期的祈祷文，其性质更为普遍，并非针对特定对象而写，甚至并非与特定个人相关。

所以，早期的祈祷文和经文在当时看来肯定更具普遍性。后来，在新帝国建立后的某个时期，许多皇家祈祷文被写下来。因此，这些祈祷文更明确地针对特定的人群。

因此，他们指定特定的国王或皇室成员，让他们为自己或代表王国诵读这些祷文，通常是为了寻求不同神灵或情况的帮助，例如抵抗敌人、瘟疫或治愈疾病。因此，这些祷文无疑是一种对神的祈求，在这些文献中，这类祷文的出现频率更高。因此，与其他古代近东邻国一样，赫梯人也崇拜众多神祇。

举个例子，你可以看到穆瓦塔利的一段祷告，第二段祈求了来自83个不同地方的140位神祇。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多神论的世界观，它包含许多神祇，这

与我们在以色列文化、圣经和经文中发现的，以及在圣经和经文中看到的，非常不同，后者也只从这个意义上看待耶和华。所以，我想在这里稍微谈谈其中的一些差异，然后看看学者们引用的一个具体例子，看看其中的一些异同。

所以，赫梯祈祷中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在于他们与神灵之间交易性的世界观。所以，它非常具有交易性。基本上，你知道，你帮我，我帮你，你知道，我会为你做这件事。

你帮我做这件事。所以，这就是我要带来的。格维拉·托里观察到，穆尔西里二世第一次瘟疫祈祷中体现了这种交易性的方式，她强调了祈祷者如何承诺，如果太阳女神阿瑞娜消除瘟疫，她将用面包、祭酒或饮料来奖励她。

所以，基本上，你知道，这里指的是与神明讨价还价或交易。此外，海耶斯认为，赫梯人的祈祷实际上就是说服神明的论据或策略。因此，赫梯语中“祈祷”一词的词源与英语单词“argument”（论证）相关。

所以是aquar。希伯来语中表示祈祷的词Tefillah，也与司法相关。所以，这种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论证，一种劝说，劝说神灵以这种方式行事。

因此，虽然一些术语可能在《旧约》诗篇中普遍存在，但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思维方式与《圣经》截然不同。它不是我们在《圣经》中发现的交易思维方式。它不是那种“你帮我，我帮你”的做法。

事实上，即使在我之前提到的弥迦书第6、8章的先知书中，也描绘了一幅截然相反的画面。以色列人一直抱着这种心态，甚至升级到他们认为是主想要的那种献祭。而上帝真正想要的是与他的子民建立关系，并希望他们行在公义、谦卑和正义之中。所以，这些经文说，先知把所有这些指控都加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才来。

然后他们回应说，我该用什么来到耶和华面前，在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下拜呢？用什么呢？那么，我应该用燔祭，用一岁的牛犊来献祭吗？这就是标准。这是上帝想要的吗？他想要的是那种标准的祭祀吗？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来处理你们加在我们身上的罪孽和事情吗？耶和华会喜欢一千只公羊，一万条橄榄油河吗？所以他们稍微提高了赌注。这是他想要的吗？你知道，就是这种事，然后他们把它带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那么，我应该为我的过犯献上我的长子，为我灵魂的罪献上我身所生的，吗？所以，他们又一次以一种非常交易性的态度，认为上帝正在如何对待他们。这就是上帝对先知说的话。他说，他已经向你们所有凡人或老年人展示了什么是善，以及主要求你们如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们的上帝同行。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甚至在经文中，都能发现与这里的一些祷告截然不同的心态。

回到这里的具体例子。这是罗西里向众神和女神的集会所作的第一次祈祷。这里将其与一位学者进行了比较，这位学者参考了诗篇第88和89篇，并观察到了以下内容。

我是克里斯托弗·海耶斯。所以，就相似之处而言，赫梯语和诗篇都始终沉浸在黑暗之中，直到生命的尽头，哀叹不已。这些祈祷让讲述者仍在等待神的介入。

所以他们还在等待。所以两者都有这种特征。赫梯祈祷和89都具有强烈的皇家特征。

所以，这里有点像国王，认同国王，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谈论这一点。他们有共同的主题，请求神的帮助，并反思神过去的恩惠。所以，这里是对过去的一种反思，思考这里的恩惠。

但这里的区别在于，你知道，诗篇88篇的性质更偏向个人，它指的是个人的苦难和死亡，这与赫梯人的祷告不同，赫梯人的祷告中，君王代表国家发言，甚至充当祭司的角色。所以，在这里，他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像诗篇88篇那样，带有个人的性质。赫梯人的祷告试图将当代人与上一代人区分开来，以赦免他们的罪孽。

这很有意思。他们不愿承认。他们不愿承认有罪。

他们想与祖先划清界限，而祖先才是真正的罪人，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自己也算是无辜的。所以，穆尔苏里国王将自己的苦难归咎于他父亲违背的誓言。虽然祖先们确实举行了仪式，宣告了自己的罪行，但哈梯民族仍然有罪，因为他们没有为自己举行任何仪式。

所以，他在这里代表这片土地进行补偿，但他也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做任何恶事。所以，这与以这种方式承认罪孽保持距离。这与诗篇89篇强调与前几代人的联系相反。

我们与先辈们没有任何隔阂。你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我们做得还不错。你知道，这是一种认同。

因此，与赫梯人的祷告不同，诗篇88和89篇并没有明确神怒的原因。换句话说，诗人并非专注于某种报复，而是恳求耶和华带来解脱。所以，这里并非再次强调交易，而是实际上为了他们正在经历的苦难而带来解脱。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些例子，它们更接近美索不达米亚。在以色列的所有邻居，古代近东邻居中，我们可能拥有数量最多的祈祷文，这些祈祷

文堪比圣经中的哀歌，更多地与苏美尔和巴比伦有关。这些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时期的祈祷文，是向神明书写的祈祷文，经常被刻在还愿物上。

很多时候，你知道，在碗上、武器上，或者某种雕像上。它们实际上被放在寺庙里，靠近他们想要表达的神明。所以他们会带一些物品过来，在这些物品上刻上祷文，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替代物。

所以它们被认为取代了祈祷，让人们时刻侍奉在神灵面前。所以，你带着这个物品，是因为祈求的人无法日夜站立在那里。他们带着一个物品，带着他们的祈祷，站在神灵面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变得过于昂贵，碗、武器之类的东西在这里根本找不到。于是，祈祷的人开始书写祷文和信函，信函也越来越多。他们把这些信写给神明，也留在寺庙里。

因此，学者们已经鉴定出多达九种不同类型的祈祷文。在我的书中，你可以在第43和44页看到，其中详细介绍了所发现的不同祈祷文类型，以及通过这种方式发现的不同类型，以及如何识别它们。所以，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正如那些接近人类统治者的人不会空手而来一样。

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许多祈祷都伴随着仪式。他们不仅会将祈祷的雕像或其他物品带入神殿，还会献上祭品或礼物来安抚神明，祈求神明的祈求能够得到满足。因此，这些仪式旨在促使神明满足祈祷者的祈求。

所以，即使他们也以这种方式接近神灵，这种心态也非常具有交易性。杰西卡·麦克米兰在这里将苏美尔人哀悼伊什塔尔的祈祷与圣经中的哀歌类型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以下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所以，你可以看看这里一些具体的例子。

这首诗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来说，这首诗与圣经里的哀歌有着非常相似的元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元素，比如祈祷、对神的赞美、抱怨和祈求。所以，你会发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元素。

还有一些常见的相似措辞、长度、一些共同的风格相似之处、诗歌技巧和典故。所以你也会发现类似的主题。所以你确实这些类型的祈祷中看到了一些类似的主题。

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祷告的开头包含了大量的赞美。所以这在圣经的哀歌中是找不到的。所以，就像埃及的祷告在开头有很多赞美一样，你在这里也会发现这一点。

在圣经里，当你读到圣经里的哀歌，尤其是个别的哀歌时，你会看到诗篇作者来到上帝面前，说：“哦，上帝，你知道吗，我的磐石。”这里并没有提到来到上帝面前赞美奉承上帝。这只是一种直接来到上帝面前，用这种方式向他诉说。

所以，你不会在圣经的哀歌，或在创世记开头那种冗长的祷告中找到这一点。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哀歌通常以赞美开始，而圣经的哀歌通常以赞美结束。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你知道，他们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一点。另外，苏美尔人的祈祷很多时候都是以自我介绍开始的。也就是说，祈祷者是在向神明自我介绍。

所以，你举个例子，我是某某的某某，他的神是马尔杜克。那么，这是谁的女神？所以，这个正式的自我介绍说明了他们是谁，他们与哪位神相关，以及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这种自我介绍可以适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命名。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到这样的记载。你不会看到有人跑来跟你说，我在这里，我是这个神的代表，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这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再次强调，这面镜子出现在统治者面前，或许是我们能最好地看到它，或者看到法庭上某个更高权威的人。这反映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因此，这种距离反映在对神明的引介需求上，而你在圣经诗篇中找不到这种需求，因为诗篇将耶和华描述为庇护所和盾牌。

所以，我们对诗篇如何描绘这种在上帝面前的交流的理解也大相径庭。约翰·沃尔顿观察到，与埃及人和迦南人的祷告一样，巴比伦人的祷告也不是为了神灵为个人所做的具体行为而赞美他们。所以，它更多的是赞美神灵本身。

它并非像我们所见的哀悼祷告那样，是特定的感恩行为，感谢上帝垂听或处理特定的情况。这些祷告本质上并不具体。因此，克劳斯·韦斯特曼发现，在巴比伦，诗篇主要赞美的是那位存在于他诸神世界中的神。

在以色列，他们主要赞美那位行奇妙之事的神，祂介入祂子民的历史，也介入祂子民个人及其成员的历史。因此，在巴比伦所赞美的诸神，在众神之中都有其历史。以色列人自始至终的赞美，其基本主题是神与祂子民的历史。

所以，圣经中的哀歌和例子，都体现了非常个人化的特质，这与神灵在神界中生存和存在，并为此赞美神灵，而不是神灵以这种方式与我们人类互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真正的区别。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忏悔祷文是一种悔改的祷文，它试图识别罪孽，并坦白自己的罪孽，以平息愤怒的神灵。

尽管祈求者以忏悔的心态前来，寻求与神和解，或赦免其罪孽及其后果，但神却因为祈求者某些未在祷文中明确指出的行为而感到愤怒。所以，他们来这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试图安抚神明。这是为了安抚神明。

你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如何纠正？很多时候，这是通过咒语（咒语也很流行）或仪式动作（例如具体的指示）来实现的。他们实际上找到了一些经文，上面写着，你知道，做这个，做那个。所以这更像是一个有序的例子，告诉人们他们需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会遵循一些指示，包括使用护身符、在房屋上涂抹鲜血、焚烧物品、驱除邪恶等等，所有这些造成苦难的事情。所以他们试图减轻苦难。所以他们需要采取各种措施。

所以圣经里的诗篇非常不同。它们不是咒语，没有明确的指示。

它们不会伴随某种仪式来缓解疼痛。你不会找到那种仪式。你知道，我们不会佩戴护身符来减轻疼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所以你也找不到任何类似的东西。和埃及一样，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祈祷也对罪抱有无知的态度。所以原因不同。

所以，正如我们所说，埃及人的思维模式，以及对玛阿特和正义的理解，使得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祈祷并非惧怕审判或加剧混乱，而是在诉说自己的无知，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冒犯了不同的神祇。毕竟，神祇实在太多了。

他们不确定，你知道，他们究竟冒犯了谁。所以，这更像是一种无知，他们不知道冒犯一个神的事情，对另一个神来说却不一定冒犯。所以，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他们做了什么，才导致了他们所经历的这种灾难。

所以，或许圣经中没有提到以色列人无知的说法，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世界观并非多神论。而当以色列人信奉众多神祇时，很难追踪那些可能触怒不同神祇的罪孽。因此，另一个区别在于中间人的作用。

所以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祈祷中，实际上会有人通过中间人来代替你，以这种方式为你辩护。这源于多神教的世界观，即一个神实际上可以为向其他神祈祷的人代祷。所以人们会拥有自己的个人神或地方神，这些神实际上可以向更高级或等级的人代祷，并以这种方式为他们代祷。

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以神的身份代表祈祷者而来。这样就需要中间人了。因此，这里的一个共同点是，一位神灵会在另一个神灵面前为祈求者代祷。

所以，受苦受难的人常常会向自己的神祈祷，祈求神明在至高神面前替自己伸冤，反之亦然。所以，你确实有这样的会面。他们不能直接来到至高神面前。

他们实际上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的神来实现。因此，存在着这种等级制度，个人并不一定与某种意义上的至高神有个人关系。因此，它否定了任何个体神拥有绝对的主权。

但有趣的是，即便如此，更高级别的神祇也常常被赞美，仿佛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即使在这类文本中，他们被如此称呼也颇有意思。以上就是我们发现的一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美索不达米亚的哀歌中，还有一种不同的体裁，叫做苏美尔城市哀歌。我刚才讨论的很多祈祷文，都被认为是更个人化的祈祷文，是向神明的祈求。而这个类别实际上是一种独立的体裁，在某些方面更具集体性，或者说，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它是一种城市哀歌。

所以，这些祷告哀悼城市的沦陷，并反思这些事件的意义。例如，是什么导致了城市的沦陷，以及城市的重建等等。因此，尽管它们与诗篇中的集体哀歌体裁不同，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耶利米哀歌。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耶利米哀歌实际上是在哀悼耶路撒冷城的毁灭。所以，你在这里找到了一些苏美尔哀歌的先例，你知道吗？这些先例是否对耶利米哀歌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我们能从中看到什么吗？学者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五首苏美尔哀歌。这五首哀歌就是对乌尔城毁灭的哀歌。当我们思考苏美尔哀歌的体裁及其讨论方式时，这五首哀歌可能是最著名的。

这些哀歌是对苏美尔不同城市毁灭的回应。你会发现，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但主题却相同。所以，就像我们在任何类型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些共同的主题。

所以，所有这些经文都提到了这座城市和神庙被以下一种或多种因素摧毁。所以，你实际上看到了某种破坏性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军事袭击、瘟疫、干旱还是饥荒，也提到了居民的损失、神明毁灭城市的决定以及城市守护神的抛弃。所以，这里神明实际上离开了这座城市，同时也提到了城市和神庙的重建，以及守护神的回归。

所以，这整个过程，甚至在书中都提到或讨论过。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哀歌是在重建城市时吟诵或使用的。所以，在城市被毁、重建和圣殿修复之后，人们实际上会以这种方式吟诵这些哀歌。

同样，还有一种后来的形式。苏美尔城市哀歌的发展，实际上分为不同的类别，分别叫做“Balegs”和“Urshimas”。这些哀歌是从最初的城市哀歌中衍生而来的。

但这些实际上有点模糊。它们本质上变得更加通用。所以，它们可能更容易以这种方式适应。

所以，这些是在圣殿需要建造和修复时使用的，而修复和重建圣殿是古代近东统治者的主要消遣。但它们也会在类似阿基图（Akitu）的节日里以这种方式使用。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们大致是同一时期的，但它们的性质也更为普遍。

所以他们的前辈在这方面更加具体。这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不同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尽管学者们意见不一，但许多人认为，《耶利米哀歌》确实反映了一些即使在苏美尔城市哀歌中也能找到的内容。

所以，我想指出的是，总的来说，当我们思考与以色列古代近东邻国的比较，以及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不同形式、文本、祈祷等等时，我们也会思考《耶利米哀歌》和苏美尔城邦哀歌。这是为了表明文学并非凭空而来。所以，即使我们研究圣经哀歌并思考它，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他们有邻居的背景。他们有这些形式得以呈现的背景。所以，你知道，之前的语境影响和之前的原型可以用来塑造后续作品。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相似之处和圣经中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的许多差异。因此，这些影响不必反映先前作品的神学或哲学理解，即使它们之间存在相似之处，而差异也可能具有启发性和启发性。

所以我认为，正如你所看到的，即使是《耶利米哀歌》以及我们刚刚考察过的所有哀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思考圣经哀歌及其不同之处时，它们也能给我们带来启发，让我们从中学习。这就是最后一部分所讨论的，在简要介绍一些例子之后，我们如何从它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中学习？所以，当我们观察以色列邻国的祷告时，当我们想要恢复圣经哀歌时，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当我们思考圣经哀歌有什么不同之处？旧约中的哀歌体裁如何反映当时的文化？它们之间又有何不同？那么，我们从中发现了什么？这有什么启发性？我们如何参考和学习这些例子中的差异？所以，首先我想简单总结一下，看看这些不同的类型，它们有哪些相似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其中有一点是相似的：就像他们的邻居在困境中向神灵祈祷一样，他们有着相似的元素、词汇和主题，你会发现以色列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体现了苦难的普遍性，也体现了我们生活中需要寻求帮助和祈求的处境的普遍性。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困境中，人们都会向神灵祈求。

他们的世界观超越了物质世界。所以，你知道，对他们来说，存在的不仅仅是物质世界。他们认识到物质世界之外还有某种东西，因此，某种程度上，他们暗示着某种超越神的存在。

他们相信神灵是维护正义、带来辩护、治愈和解脱的神。所以，他们承认这种力量来自他们自身之外，甚至来自精神世界，来自维护正义的神灵，他们拥有某种力量。他们相信神灵的存在，相信他们有能力帮助祈祷的人。

所以，这里既有与神圣世界，也包括与物质世界，以及祈祷者的互动。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神，他们实际上可以参与其中。他们也认为神灵的能力比人类更强大。

因此，众神因其在创造和维系世界中所展现的品格和功绩而受到广泛赞颂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见，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需要寻求更高权威的神明的帮助。因此，我们与神明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接近神明和众神。

那么，当我们思考这些差异时，你知道，存在一些基础性的神学差异，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大类。考虑到这些差异，我会把它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他们如何看待人与神的关系。

那么，更具体地说，他们是如何看待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呢？尽管他们知道，人类的力量有限，而神祇的力量更强大。那么，他们看待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神与神之间互动的方式有何特点呢？首先，他们肯定是多神论与一神论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种世界观。因此，这种多神论的世界观使得人与众神之间的个人互动变得困难。

所以，祈祷并没有反映出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一点在这里非常明显，因为当你信奉如此多的神祇时，你很难以这种方式与所有神祇保持亲密的关系。你很感激地看到，从他们所反映的方式以及他们处理这种关系的方式来看，这未必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与《圣经》截然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塑造了他们对罪的看法。所以，无论是对罪的无知，更具体地说，是埃及人那种不愿参与和加剧混乱的理解，还是难以追溯他们做过哪些激怒或冒犯不同神祇的事。所以，它塑造了他们如何看待罪，如何看待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他们如何以这种方式接近他们的神，以及如何恳求他们。

所以这需要神灵或祈祷者的代祷。为了帮助他们获得恩惠，因为存在着等级制度。所以他们无法独自完成。

他们必须有其他神灵来协助他们，他们的个人神，以及作为中介的人们。仅仅与自己的个人神和谐相处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诸神的帮助，以确保整体的福祉。

所以他们需要广撒网，确保一切顺利。他们的这种理解导致了他们接近神灵时的距离感。所以，他们需要自我介绍，并带着礼物或祭品前来。

所以在这里，仪式可能非常正式。他们实际上必须向高位神明介绍自己。他们实际上必须把它看得更具仪式性，带上祭品、供品或礼物，以便他们的请求能够被听到。

他们也以非常广泛的赞美作为互动的开端，以确保得到积极的回应。所以他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让神灵愿意聆听并回应他们的请求。另一个区别是，你知道，他们与神灵的关系更疏远，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恩的祈祷，也没有他们在这里谈论的个人答案，也没有宣告神灵为个人所做的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普遍性的赞美，而非对神明为个人所做之事的认可。他们的祈祷也强调了神明的神话色彩。因此，这又一次展现了神明与人类世界之间更大的距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之间的距离也更大。所以，这里要思考的另一件事是他们如何看待神与人的关系。所以，《旧约》并没有呈现这种多神论的世界观。

所以，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维系者。所以，诗篇并没有展现一位被移除的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表明，上帝实际上非常亲密。即使在诗篇2710篇中，诗人也充满信心地宣告，即使他的父母抛弃了他，他知道主仍然会照顾他。我的意思是，这种亲密感与我们在其他经文中看到的祷告截然不同，截然不同。

因此，当我们亲近耶和华时，无需任何正式的介绍。诗篇139篇说，早在诗人出生之前，耶和华就与他亲密无间。因此，诗人意识到并深知他与耶和华之间这种真正的亲密关系。

以色列也有这种特殊的盟约关系。所以他可以毫不掩饰地，直接带来他的请求。这样他就不必过度赞美上帝了。

所以，你以前在这些哀悼祷告中看不到任何广泛的赞美。通常只是这种祈求，或者直接向上帝呼唤，然后再以这种方式进入请求和哀悼。所以这里可以直接进入哀悼和请求。

他们无需第三方的帮助就能进来。你不需要像祈祷那样有中间人。你知道，只有一个神在为他们祈祷。

哀悼的祷告中没有这样的例子。他们不必毫无罪孽地来，也不必没有表现出最好的行为。因此，诗篇作者常常表达他们的痛苦和忧虑，然后坦然承认自己的罪孽，也坦然承认自己的无辜。

因此，他们无需与前任划清界限来赦免罪责。他们认同前任的罪孽。即使他们来得更早，他们的意图也依然诚实。

所以，我认为更奇妙的是，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能够体验到更伟大的相交，因为圣灵实际上住在我们里面，正如哥林多后书所说。这应该鼓励我们满怀信心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即使我们想到哀恸的祷告，甚至为自己哀恸，你知道，十字架上所经历的危机，已经让我们得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所以，即使我们将这些哀歌祷告视为我们祷告的方式，我们实际上也可以更有信心和理解，这是我们祷告的根基。我们正在思考如何恢复圣经的哀歌，它植根于圣经中哀歌的体裁，我们作为新约信徒，实际上可以带着信心进入哀歌，并认识到我们也能与上帝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因此，旧约圣经不断提到上帝垂听他子民的呼求并拯救他们。

我们在出埃及记中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在这里，宣告式的赞美或感恩的体裁通常与个人的哀歌有关。所以在这里，情况截然不同。

所以实际上，赫尔曼·甘克尔（Herman Gunkel）在诗篇中提出了四种不同的体裁。其中一种是感恩诗篇，通常与哀歌以及个人哀歌相关。因此，这里可以说是上帝对个人祷告的回应。

因此，宣告式赞美源于上帝的行动和干预，宣告式赞美的源头。所以，这很有意思。再次强调，圣经中存在宣告式赞美，这证明哀悼的祷告不会被忽视。

我认为这对我们很重要。你知道，我们祷告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的天父耶和华。

他是唯一能够回答的人。他确实回答了。所以我们发现，即使在诗篇中，他也确实回答了。

既然他回应了诗篇作者，他也能回应我们。我们并非只是把祷告抛到灵界的深渊，或抛到宇宙中，却没有任何被垂听的保证。我们实际上在圣经里找到了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们并非孤单一人承受苦难。即使对我们这些新约信徒来说，耶稣也为我们代求，并提醒我们，祂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我将揭示我们如何也能像祂一样，慷慨地赐予我们一切，使我们即使在哀哭祷告时也能充满信心。

所以，就神学而言，第二个差异在于祷告如何运作。正如你所读到的，许多祷告都是事务性的。赫梯人来到上帝面前，是为了给出理由和论据，说明为什么应该说服上帝宽恕或消除罪恶和苦难。

他们强调的不是祈求怜悯或宽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非常不同。我们与同伴的联系也常常通过祈求者带来并承诺的祭品和供品来实现。

你也会看到，在苏美尔巴比伦的祈祷中，它们被认为是咒语，是他们需要做的仪式、礼物和事情。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获得积极的结果。所以答案取决于他们是否正确地执行了这些仪式，带上了正确的礼物，并做了正确的事情。

而且这些仪式通常包含强化交易型思维的咒语。所以，正如你所想，这是一种非常交易型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接近神灵时，循序渐进的过程可能比完全臣服和脆弱更容易、更安全。

所以这里的情况真的很不一样。想想这里的心态，想想祷告是如何运作的，你知道，我们来的时候，并不是要这样那样地做，确保做得正确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是你在《诗篇》里看到的。

哀歌是诗篇倾诉内心的倾诉，展现脆弱。这与带着交易心态看待事物的方式截然不同。因此，虽然诗篇中有类似的术语，但旧约有所不同，旧约中说，耶和華视公义和公正比祭祀更重要。

由此可见，行公义、正义的事比献祭更蒙耶和華悦纳。换句话说，耶和華并非仅仅靠献祭或祭物就能行事。因此，正如我们所见，诗篇作者确实许下赞美的誓言，但它们并非咒语。

这不一样。所以，赞美不能代替牺牲。誓言并非为了确保获得积极的结果。

相反，它是从哀叹祈求到赞美的过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我们思考圣经中的哀叹，并重新认识圣经中的哀叹时，它强化了圣经中的哀叹是一个过程。所以，它不仅仅是你通过这种方式来达成交易。

这不是一个公式，也不是咒语。当我们在神面前哀哭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等候他。

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上帝面前的。所以，当我们倾诉我们的痛苦、失望、痛苦、羞愧和苦难时，我们并非在进行一种交易性的仪式。我们是来到耶和華面前，他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分享内心深处的想法、渴望和盼望。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诗篇作者常常找到新的视角和新的期望，从而带来更大的盼望。正如约伯和哈巴谷通过与上帝的相遇获得了新的视角，许多哀歌也展现了这种转变。

所以，圣经中的哀歌祷告并非咒语，也不只是与上帝讨价还价或操纵上帝采取行动。相反，它们是在完全顺服和脆弱中与上帝交接。所以，我认为，当我们思考如何恢复圣经中的哀歌，思考祷告以及如何与上帝交接时，我们真的需要牢记这一点。

所以，我想用一些反思问题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在简要讨论了以色列邻国的祷告之后，它们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哀歌的独特之处？它是如何从那个背景中产生的？我们在圣经中发现了什么独特之处？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感恩。那么，旧约圣经和邻国对上帝的看法在神学上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他们的祷告？所以，我想思考一下他们如何接近上帝，他们如何以这种方式祷告，有哪些具体的差异？哪些差异对你来说最突出？这些差异如何帮助你理解圣经哀歌以及我们在经文中发现的内容？谢谢。

这是梅杨博士在教学中关于比较以色列古代近东邻国的哀歌的第 2 节课。